

## 《上博九·卜書》中三個兆象名考釋\*

范 常喜

**提要：**《上博九·卜書》中所記“旃（旃）”“旃（末）”“开（旃／旃）”三個兆象名，應據望山遺冊簡所記“白市（旃）”“彤开（旃／旃）”“黃末”三種旌旗之名釋之。由於卜兆的形狀與“旃”“末”“开（旃／旃）”等旌旗的形狀相近，卜人遂將其用於稱說兆象之名。

**關鍵詞：**上博簡《卜書》兆象名 望山簡

### 一
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》刊有《卜書》一篇，現存竹簡10枚，其中完簡4枚。簡文內容包括“肥叔，季曾，郟公，函公”四位古龜卜家的話。這是目前發現的最早龜卜著作，是研究我國早期卜法的重要材料。我們注意到，《卜書》中有三個兆象名似與望山遺冊簡所記旌旗名有關，故草此小文，略作考述。這三個兆象名見於第2—4號簡，整理者李零先生已經作了初步的釋文<sup>1</sup>，後來程少軒先生又做了重釋<sup>2</sup>。現據二位先生的釋文並結合自己的理解引錄如次：

\* 項目來源：國家社科基金項目“出土文獻中上古漢語方言語料匯考”（15BYY111）。附記：本文曾在“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による戦国秦漢期新出土資料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”（2018年3月15—18日·東京）上宣讀。

<sup>1</sup>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12月，第290—302頁。

<sup>2</sup> 程少軒：《小議上博九〈卜書〉的“三旃”和“三末”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，2013年1月16日。

鄴(蔡)公曰:𠄎(兆)女(如)印(仰)首出趾(趾),而屯不困𠄎(膺),是胃(謂)𠄎(旆),卜爨(火)龜,𠄎(其)又(有)吝;𠄎(處),不沾大汗,乃沾大浴(穀)。日:𠄎(兆)少(小)陷,是胃(謂)𠄎(旆)。少(小)子吉,俛。(丈夫)乃哭;甬(用)𠄎(處)宮室,不沾大澤,乃沾大潭(瀆)。𠄎(矜)高上,𠄎(深)𠄎(深),是胃(謂)𠄎(旆/旆)。婦人𠄎(衍)目(以)飲(飲)𠄎(食),俛(丈)夫𠄎(深)目(以)伏匿。

簡文中的“𠄎”“𠄎”“𠄎”三字均是兆象名稱。李零先生將“𠄎”字讀作“拂”，訓為不順；“𠄎”釋作“旆”，分析為从从从末，懷疑讀作“滅”或“蔑”；“𠄎”釋作“開”，讀作“開”<sup>3</sup>。高佑仁先生指出，“𠄎”字上所从即郭店簡《成之聞之》簡22之𠄎<sup>4</sup>。程少軒先生將“𠄎”隸定作“𠄎/𠄎”，並加問號以示疑莫能定<sup>5</sup>。侯乃峰先生將“𠄎”讀為“淺”<sup>6</sup>。林志鵬先生讀“𠄎”為“蔽”，訓作隱翳，昏闇，同時認為“𠄎”从旆，末聲，疑讀為“昧”，即昏暗不明之意<sup>7</sup>。

## 二

鄴(蔡)公所述“𠄎”“𠄎”“𠄎”三個兆象，可以說是對肥叔所述兆象的細化，他在“仰首出趾”的基礎上，將兆象分成“屯不困𠄎(膺)”“少(小)陷”“𠄎(矜)高上，𠄎(深)𠄎(深)”三種<sup>8</sup>。可見這三個兆象的專名很有可能是一組相互關聯的詞。我們懷疑這三個兆象名可能應分別讀作“旆”“末”“瀆”，其義與望山遺冊簡所記“白市(旆)”“黃末”“彤𠄎(瀆)”三種旌旗相類。《望山楚簡》M2·13：“隼(鳧)𠄎(旆)，白市，𠄎(翡)(翠)之首。彤𠄎(瀆/

<sup>3</sup>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九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12月，第294—296頁。

<sup>4</sup> 高佑仁：《〈上博九〉初讀》，簡帛網，2013年1月8日。









<sup>5</sup> 程少軒：《小議上博九〈卜書〉的“三族”和“三末”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，2013年1月16日。

<sup>6</sup> 轉引自程少軒：《小議上博九〈卜書〉的“三族”和“三末”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，2013年1月16日。

<sup>7</sup> 林志鵬：《讀上博簡第九冊〈卜書〉劄記》，簡帛網，2013年3月11日。

<sup>8</sup> 參見程少軒：《小議上博九〈卜書〉的“三族”和“三末”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，2013年1月16日。

旃)<sup>9</sup>，黃末，翬（翠）胸（拘），罷（翡）羸（羸），豕毛之首。”簡文大意為：一面飾有鳧羽的旌旗，白色的旌旗，翠鳥羽毛裝飾的杆首；一面紅色的旌旗，黃色的末旗，翠鳥羽毛纏繞的旗杆，豕毛的杆首。該段簡文集中描述的是陪葬車所載旌旗的情況，從用字來看，其中的“市（旃）”“末”“开”三種旗子名稱跟《卜書》所記“狝”“族”“开”三字所表示的詞很可能一致。

“狝”字又見於新蔡簡，寫作，辭例作“…君獻龜…”。宋華強先生釋為“袂”，並謂“袂龜”，見於《史記·龜策列傳》：“常以月旦袂龜。”<sup>10</sup> 劉信芳先生釋作“黻”，黻龜，青黑相間之龜<sup>11</sup>。“狝”字从“市”得聲，自然可以讀作“旃”<sup>12</sup>。“族”字所从頗像“旗旒”之狀<sup>13</sup>，相類的偏旁又見於其他楚簡，如（新蔡·甲三 362）（天星觀）。新蔡簡中的字雖不知其確切所指，但天星觀簡中的即“旃”之異體<sup>14</sup>，似可為“旗旒”之狀的說法添一旁證。因此，我們認為李零先生將字分析作从从，末聲，隸定作“族”可從。此字可能是專門為表示旌旗“末”而造的專字。《卜書》“末”字凡 4 見，均寫作“末”，表示卜兆的末端<sup>15</sup>。用作兆象名稱時“末”則寫作，有可能是書手刻意增加意符（从）以求區別。“开”字在《卜書》中亦當讀作“灋／旃”，即“灋／旃旗”之意。

### 三

古人龜卜，先於龜甲背面施以鑽鑿，然後再以熱力燒灼甲背，使龜甲正面爆裂，產生裂紋，成為卜兆。卜兆分為兆身（縱向紋）和兆枝（橫向紋）<sup>16</sup>。其

<sup>9</sup> “彤杆（灋／旃）”之釋參見范常喜：《望山楚簡遺冊所記“彤夫”新釋》，《江漢考古》2018年第2期，第115—117頁。

<sup>10</sup> 宋華強：《新蔡葛陵楚簡初探》，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3月，第411頁。

<sup>11</sup> 劉信芳：《楚簡帛通假彙釋》，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1年1月，第315頁。

<sup>12</sup> 程少軒先生亦曾懷疑此字當讀為“旃”，參見簡帛網“簡帛論壇”學術討論帖《〈卜書〉初讀》第11樓“一上示三王”的發言，<http://www.bsm.org.cn/bbs/read.php?tid=3032&page=2>。

<sup>13</sup> 李零：《郭店楚簡校讀記（增訂本）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3月，第124頁。

<sup>14</sup> 高明，塗白奎：《古文字類編（增訂本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8月，第978頁。

<sup>15</sup> 參見程少軒：《小議上博九〈卜書〉的“三族”和“三末”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，2013年1月16日。

<sup>16</sup> 濮載福：《先秦卜法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12月，第94—139頁。

形大體有「卜」兩種<sup>17</sup>，在龜板上呈對稱分佈。卜兆的兆身與兆枝構成的形狀即“卜”字的造字所本。而卜兆的形狀可能與“旒”“末”“开（灋／旃）”等旌旗的形狀相近，卜人遂以之描述卜兆之形。雖然“旒”“末”“开（灋／旃）”這些旗子的具體形制仍待詳考，但當前所見相關圖像材料中多見長條形的旌旗，具體如下圖所示：



山東長島出土刻紋銅鑿<sup>18</sup>



淮陰高莊戰國墓刻紋銅器殘片<sup>19</sup>



淮陰高莊戰國墓銅斝形器刻紋<sup>20</sup>



四川成都百花潭宴樂狩獵攻佔紋銅壺圖像<sup>21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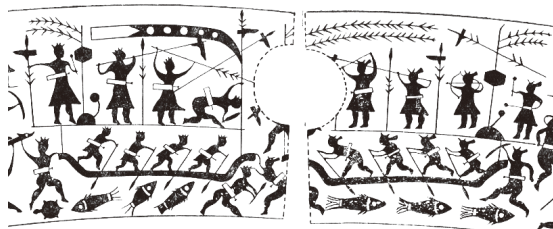
<sup>17</sup> 朴載福：《先秦卜法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12月，第139頁。

<sup>18</sup> 王厚宇，谷玲：《戰國時代的羽旌》，《社會科學戰線》1997年第5期，第169頁。

<sup>19</sup> 淮陰市博物館：《淮陰高莊戰國墓》，《考古學報》1988年第2期，第210頁。

<sup>20</sup> 淮陰市博物館：《淮陰高莊戰國墓》，《考古學報》1988年第2期，第211頁。

<sup>21</sup> 四川省博物館：《成都百花潭中學十號墓發掘記》，《文物》1976年第3期，第40-46頁，圖版貳。

河南汲縣山彪鎮青銅鑿器表水陸攻戰圖像<sup>22</sup>

古文字材料中表示旌旗的象形字也多突出其長條飄揚之狀，如“𠂔”及从“𠂔”之字即是如此，例如<sup>23</sup>：

𠂔, 𠂔, 𠂔, 𠂔, 𠂔, 𠂔, 𠂔, 𠂔

《說文》：“𠂔，旌旗之遊。”徐灝《說文解字注箋》云：“𠂔者，旌旗飛揚之貌。”從前列圖像材料來看，“𠂔”也可能即長條形旌旗之狀。而楚簡文字中“卜”及从“卜”之字多作如下諸形：

𠂔 (郭店·緇 46) 𠂔 (上博四·柬 1) 𠂔 (新蔡·乙四 098)

𠂔 (清華一·金滕 1) 𠂔 (清華一·楚居 4)

𠂔 (信陽 2·14) 𠂔 (包山 16) 𠂔 (上博六·天甲三 11) 𠂔 (九店 56·31)

從上列字形可知，楚文字中的“卜”與前列旌旗圖像及“𠂔”字中所表現出來的旗旒之形非常相近，因此卜人將其比作兆象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。後世卜書中也有將卜兆描述為旗幟的記載，如《卜法詳考》卷四“釋象”：“揚旗形，金中發火，似揚旗也。”<sup>24</sup>亦可作為旁證。

#### 四

最後稍作補充的是，本段簡文末句在“开（旌／旃）”之後還有一“开”字，辭例作“婦人开（淺）吕（以）飲（飲）飮（食）”。此處“开”字，侯乃峰先

<sup>22</sup> 郭寶鈞：《山彪鎮與琉璃閣》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59年9月，第21頁。

<sup>23</sup> 高明，塗白奎：《古文字類編（增訂本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8月，第978-982頁。  
王心怡：《商周圖形文字編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7年10月，第466-473頁。

<sup>24</sup> 《傳世藏書·子庫·術數類》編委會：《傳世藏書·子庫·術數2》，海口：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，1995年12月，第1706頁。此例蒙程少軒先生賜示，特此謹致謝忱。

生疑讀爲“淺”。孟蓬生先生進一步指出“开”與“𣎵（深）”相對，讀“淺”可從。程少軒先生懷疑此處用諧音雙關，兆象名“开”，與“淺”音近，可與“深”相對，又“淺”與“餞”音近，可與“飲食”相聯繫<sup>25</sup>。我們認爲，此處“开”字讀作“淺”“餞”似乎均有道理，但置諸辭例卻不易講通。因此，我們懷疑“开”似乎還可以讀作“衍”<sup>26</sup>。“衍”，安樂自得之義。《禮記·檀弓上》：“居處言語飲食衍爾。”鄭玄注曰：“衍爾，自得貌。”陳澧《集說》：“衍爾，和適之貌。”《詩·小雅·南有嘉魚》：“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以衍。”朱熹《集傳》：“衍，樂也。”《周易·漸卦》：“鴻漸於盤，飲食衍衍，吉。”尚秉和注曰：“衍衍，和樂也。”頗疑簡文“开（衍）以飲食”與《周易》“飲食衍衍”相類。

此外，此處“开”字亦可能讀作“衍”，眾多豐饒之義。《詩·小雅·伐木》：“伐木於阪，醕酒有衍。”朱熹《集傳》：“衍，多也。”《荀子·君道》：“若夫重色而成文章，重味而備珍怪，是所衍也。”楊倞注：“衍，富裕。”《後漢書·劉焉傳論》：“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，財衍則僭奢之情用，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。”李賢注：“衍，饒也。”晉代左思《魏都賦》：“豐肴衍衍，行庖皤皤。”

簡文所云“婦人开（衍）以飲食”與“俚（丈）夫𣎵（深）目（以）伏匿”表意似相反。“深”似即潛藏之義。《周禮·考工記·梓人》：“必深其爪，出其目。”鄭玄注：“深，猶藏也。”《周易·乾卦·初九》：“潛龍，勿用。”漢帛書本“潛”作“深”。整句簡文大意似是說：本兆象對於女人來說飲食豐饒，和樂幸福，屬吉兆；但對於丈夫來說卻是潛藏不用，屬不吉之兆<sup>27</sup>。

<sup>25</sup> 諸說均參前文所引程少軒先生文。

<sup>26</sup> 相通的例證參見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9年7月，第184頁。

<sup>27</sup> 又按：程少軒先生在看過本文初稿時告訴我，此字還有可能讀作“𩇛”，《左傳·昭公七年》：“𩇛於是，鬻於是，以餬餘口。”於文義亦頗通順。但是，占辭過於簡短，此處“开”字究竟表示的是哪個詞尚無法確定，姑錄諸種可能以備參考。